

一篮干菜

刘伟
■
著



他，1965年进入省委大院，

2006年走出省委大院，连续工作四十余年；

从普通职员到厅级干部，风雨兼程，勤勉尽责；行走在
省委主要领导的身边，亲历着人事风云变幻，辗转思索，感慨万千.....

这里，真实地记述着他的人生趣、心路历程.....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一篮干菜

刘 伟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篮干菜/刘伟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15-06525-3

I. 一… II. 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431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彩宇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5

字数 22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自序

——我本糊涂 不足亦乐

《一篮干菜》，这书名起的惹人笑话。其实，笑归笑，书归书，内容归内容，打开书一看，就会一目了然。

说到“菜”，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我们平时食用的蔬菜。说到蔬菜，人们几乎每天都要和它打交道。家居农村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蔬菜如何从种子下地，到发芽、开花、结果。城里的人，更是离不开蔬菜。蔬菜产地不同，种类繁多，颜色各异，品质不一，价格也相去甚远，尽人们挑选，享用。

“干”，非湿也。几篮、几筐、几车鲜湿青菜，经过年长月久的风吹日晒，最后挑拣成了这“一篮干菜”，一点水分也没有了，实实在在。

写到这里，竟使我想起《红楼梦》中刘姥姥第二次进大观园时，平儿嘱咐她，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别的一概不要。为什么平儿只让刘姥姥送一些农村常见的干菜呢？一是刘姥姥实在拿不出什么山珍海味，她到哪里弄钱去买呢？何况贾府又不稀罕，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什么没见过。二是像刘姥姥这样的农户，家家都有晒干菜的习惯，只要勤劳治家，刘姥姥是完全可以拿得出来的。三是贾府平日吃惯鸡鸭鱼肉，猴头燕窝，早已腻了，吃些农民晒的干菜也调调口味。现在，有的城里人吃惯了

一篮干菜

鱼虾海鲜，也想整些干菜换换口味。殊不知，到不少风景区去旅游的人们，想带点礼品，或自己吃，或送亲朋好友，或许就看中了那里商店里、地摊上卖的萝卜干、扁豆干、木耳、黄花菜等土特产。不是因为便宜，更重要的是物以稀为贵，它很“土”，很“本分”，有点特色。

“一篮”，不多也。不像他人那样，满腹经纶，“一篮”接“一篮”，一车接一车。而我，由于腹内草莽，文采有限，仅此“一篮”聊以自慰。有兴趣者，请细嚼慢咽，认真品尝，可能会品出点味道来。于我，则幸甚！

一生愚钝，虽然吃亏，但也有好处。正如老百姓所说的“吃亏人常在”、“吃亏人平安”。我知道这是自我安慰，自己给自己的“舒心丸”，多少有一点阿Q精神，但绝对反映不了社会，更代表不了他人的心声。

出身贫寒并不决定自己的命运，决定自己命运的则是自己的“心灵”，也即是平时工作、生活中的道德、学识、行为。我从山沟走向平原，从平原又走向城市；从一个懵懂孩童成为一名国家干部，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也和自己的拼搏奋斗分不开。我虽然比不上过去的老革命“吃过糠，扛过枪，过过江”，然而我也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罪”。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在什么猛烈的风雨中，我一点也不吹嘘，我坚持了我的人格，我基本上做到了“知其难，守其苦，测其险，耐其薄”，在几十年人生的道路上艰辛地前进。同时，由于不负他人，因此在几十年人生的道路上也是乐呵呵地前进。

有的朋友让我写一点“回忆”，我说不能写，原因有二：一我不会说瞎话，因此写不出违背历史事实的人和事；二如若违背良心道德去写，去给一些人涂脂抹粉，那我等于“自杀”。因此，想来想去，涉及别人的“回忆”一概不写或删除，只“捡”了这篮属于自己的“干菜”，献给我的亲友和读者。

不善写作，若写必自己动脑动手；不善言谈，若言谈，必言之有物，且不瞎说空谈。吃亏之，不装饰自己；临难之，不失去人格。胡说乎？瞎编乎？文章不足为凭，几十年自己走过的路足以为证。我知道我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况且，我对写作更是一位“门外汉”。然而，自己的人生路，自己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走了过来，其中有“血”与“火”的经验和锤炼，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受。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基于这个想法，我在工作之余，点点滴滴写了出来，虽然笨拙，虽然没有“文学性”，虽然“实”了一点，但这是我的“精神”，是我的“东西”，好坏是自己水平能力的反映，至少可称之为“原生态”。《一篮干菜》实在微不足道，但它货真价实。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不足亦乐，乐在进取，乐在奋发，乐在不满足的满足中前进。

书中文章为我平日偶得，只是实话实说，大白话而已。结为集子未免缺一个“中心思想”；几多观点也缺乏“学术性研究”，文理之中难免有不少不到位之处，诚请批评指正！然而就本书而言，刚好贴合我的人生格言：

“我本糊涂，不足亦乐。”

作 者

2008年4月11日

目 录

自 序 /1

一 白河情思

- 003. 夜
- 009. 埋藏童年
- 014. 一点夜话
- 021. 给女儿的一封信
- 029. 回忆小学(一)
- 031. 回忆小学(二)
- 034. 回忆中学
- 038. 回忆高中
- 042. 抹不去的记忆

二 灯下感怀

- 051. 路
- 055. “舞台”
- 058. “演员”与“观众”
- 064. “架子”杂说
- 071. “不足亦乐”
- 077. 别“转”啦
- 081. “知足”与“不知足”
- 086. 说“坎坷”
- 089. 感悟狗年
- 094. 人不学不知“义”
- 100. 对“文化”的一点看法
- 108. 人比人
- 114. 求真务实是做人的基本品格
- 120. 要充分发展发挥人的个性
- 126. 清者自清 浊者自浊

133. 怎样理解和支持人才

140. 一位可怕的大学生

三 流年碎影

145. “时间”的警告

150. 说嘴巴

155. 说脾气

159. 一点感悟

163. 好好活着

168. 何物动人 谁能益我

170. 也说“难”

177. 最美不过夕阳红

181. 说精神

191. 也说“矛盾”

194. 领导干部要有“五度”

206. 勇于开拓 知难而进

224. 关于人才

232. 对监督问题的一点认识

239. 也说“朋友”

258. 说“自重”

272. 努力做一个“善战者”

277. 说清正为“官”

283. 说“和谐社会”

288. 北大之行

290. 和年轻人在一起

292. 和北大部分研究生座谈

298. “无大无小无内外”偶感

300. 一定要顾全大局

307. 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对待同志 正确对待组织

314. 要充分认识领导干部的责任

324. 学习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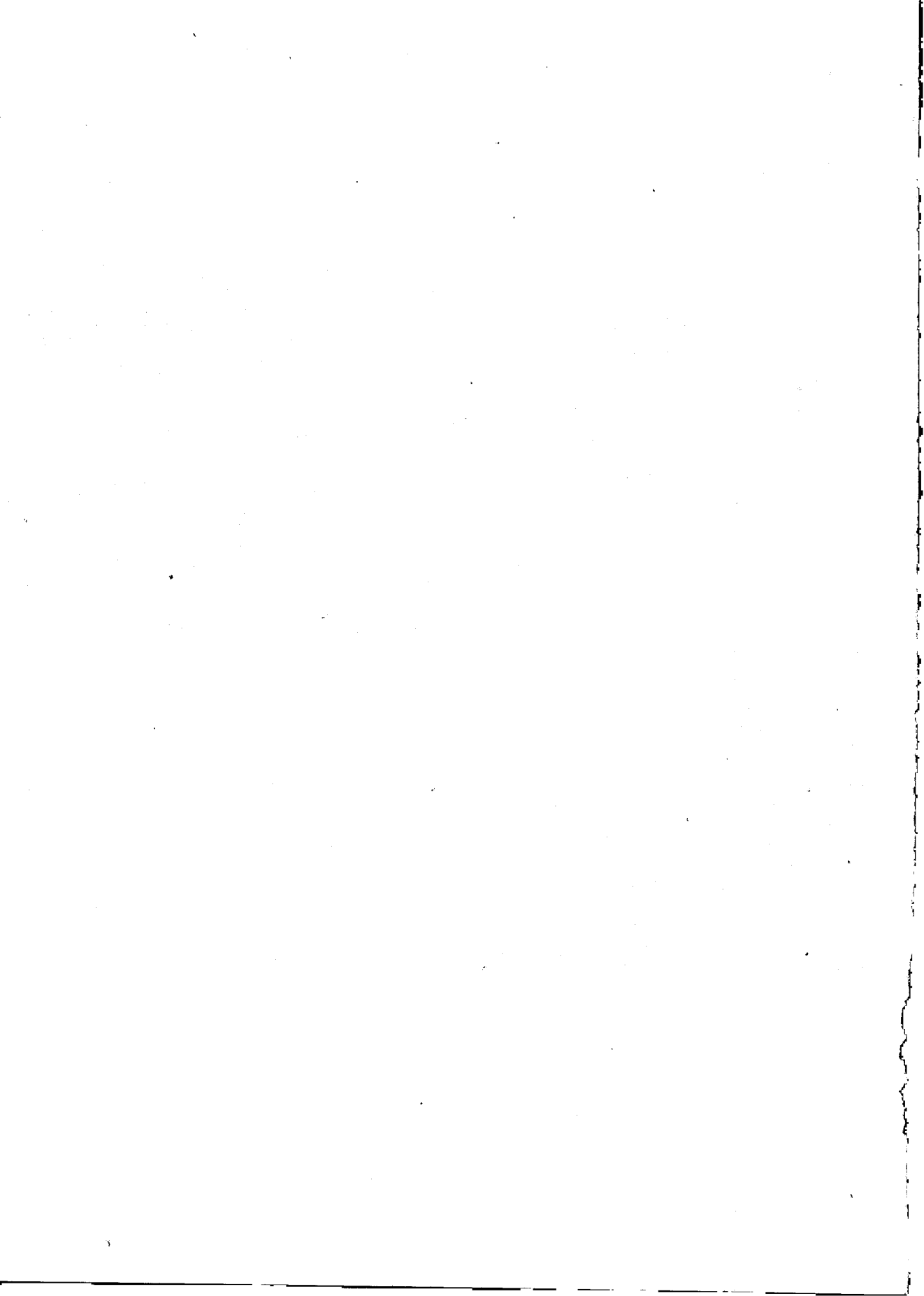
329. 党的作风建设应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

337. 工作交接时的发言

一

白河情思





夜

这里是伏牛山麓。这里山清水秀，人勤地沃；季季无灾，年年丰收；家家殷富，人人好学……50年前，我就出生在这南阳盆地的“盆沿”——大山与平原的交叉之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的小山村里。这里和中国成千上万个农村一样，太不显眼，太不出名。这里虽然环境不错，但人们只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田园生活。男人下地锄禾，下田栽稻，收收打打，摇耒撒种，女人忙于家务，纺棉织布，锅碗针黹，相夫教子……小农经济式的劳作。

我的父亲，一位中国最标准的农民。他朴实勤劳，忠厚老成，为一家生计，如牛负重，他不仅是田间耕耘的好手，更是护家治院的强人。他不识书却达理，虽居乡里而明事。年年月月耕作在田间地头，忙碌在场院家中。他是“一头不知疲倦的老牛”。雨天无农活，他曾教我背“百家姓”，讲“大登殿”“下南京”的故事，时不时还拿来长箫一曲；他还会煮蚕抽丝（山区生长木柞树，可以养蚕，收了茧后有的卖掉，有的自家抽丝可以卖一个好价钱）……（长大以后回想这些事我也有点纳闷，不知他什么时候学的！）也正因为他会煮蚕抽丝，不少人家都请他去帮忙。

炎夏的一天（煮蚕抽丝一般都在新蚕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夏季进行为好），轮到我父亲给邻居八伯（排行老八）他老人家煮蚕抽丝，但必须先到五里以外的地方放树伐木作燃料（南阳没煤，只好

一 篮 干 菜

靠木柴烧火)。八伯和我父亲一起，迎着夏季的烈日，肩扛大锯绳索下地干活。八伯十分热情地抱起我(当时我5岁)让我一同下地，并说那里有河，河里有水，水里有鱼，我们干活，你去逮鱼。我当然十分高兴，父亲也没表态，我就光着身子，和他们去到了离家五六里远的一个叫“刘老庄”的地方。

“刘老庄”这个地方，处在一山之南一河之北，环境极为优雅。一条小河蜿蜒曲折绕村而过，河水清澈见底，水中小鱼小虾嬉戏，岸边百草丛生，蝴蝶飞舞。不太宽的沙滩如同缎面，柔软而光滑，细沙洁白如玉，一尘不染。对岸，大树参天，迎风呼啸。河堤以外块块稻田，田中秧苗又黑又绿，还不时传来牧童赶牛的吆喝声和响鞭声……一片田园风光。

两位老人放树锯木，这我全不理睬，因为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一个人沉浸在玩耍奔跑之中，一会儿抓鱼虾，一会儿逮蝴蝶，不知饥不觉渴，一会儿摔倒，再爬起来；水中沙滩，沙滩水中，任我狂奔，溅起的水花，落在头上身上，十分惬意；追赶鱼虾，扑打蝴蝶。偶尔我还会驱赶落在田中觅食的天鹅和其它水鸟，它们往往不等我到近处就展翅飞走了，但我仍会捡起石头盲无目的地甩过去……无忧无虑，无羁无绊，无遮无碍，童年天真表现得淋漓尽致。

“日落西山红霞飞”。红霞染尽了山川，染红了丛林树木，染红了田中的庄稼，也染红了父亲那多汗的脸庞和身躯。牧童们开始驱赶牛群返回村庄，割草的人们开始装担回家，下田除草的人们也在作最后的努力……父亲和八伯也正在捆绑好木柴……也正是这个时候，同村同姓的，我叫“五哥”的一位大男人，从另一个村庄路过此处，急匆匆地往家赶路。父亲对他说，我们担着挑子(木柴)，走得比较快，就请你带着“华儿”(我的大号)一同先回家吧！“五哥”满口答应。随即父亲让我扛了一个钩担(枣木做的，泛红色，两头的钩还是铁做的，而且又是借我五伯家的)，嘱咐我听五哥的话，随他一同回去。我也玩累了，玩腻了，又饥又渴，盼着早点回去，我

二话没说，扛起钩担就随五哥一同上路了……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周围村庄上空的炊烟袅袅升起，这时我也感到肚中缺了点什么。但又不可能捞到什么东西充饥，只好拼命追赶五哥，那落日余辉，那染红的层林，那牧童驱赶的牛群，那排队飞翔的天鹅，那农夫的走象，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唯一见到的是前面赶路的“五哥”，听到的是“沙沙”的脚步声……心想赶快到家。

五哥——一位又高又胖的男子汉，他迈开大步，过河，穿涧，跨沟，上山，他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带我回去的责任，他似乎忘却了身后还有一位“男人”在追随着他。他只顾自己大步流星地赶路（后来听说他老婆没在家，急着回去照顾孩子们）。我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道，一路小跑（还扛着一个大物件，比我身高还长三四倍）累得气喘吁吁，待我赶到一座小山脚下，抬头一看，他已经上到山顶了……我怨恨他为什么不等我。但我马上停了下来，我暗自想：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回去？我不再追赶了，我在这里等我父亲和八伯，他们来时我和他们一起回家。我下定了决心，坐在山脚下的一个小土埂上，把铁钩担放在地上，手托着腮帮子耐心地等啊等啊！天越来越暗了，“红霞”也没有了，飞鸟也见不到了……一下子，我好像掉进了万丈深渊……我慌了手脚，拿起铁钩担沿原路返回找我父亲和八伯。

然而，一切都晚了。他们沿着另外一条路回家去了。

这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危险，什么叫害怕（因为我们那里当时经常有狼群出现），什么叫孤独……我大呼小叫地哭喊了起来。但是，注意我哭叫的也许还是那静静流淌的河水，在微风中摇曳的庄稼。它们既不来保护我，也不向我说点什么，我陷入了迷惘之中。

随即，我不哭了，我“决定”沿原路返回，我要“回家”的力量促使我忍饥挨饿地迈着小腿一步一步地前进。这一段路我是走对了，但到了小山脚下，我却沿着山下的小干沙沟前进了。路，我走



一篮干菜

错了，天也黑了。

往哪里走，往哪里行。到处黑乎乎的，到处丛林叠嶂，我眼前唯一“明明”的就是那条干涸了的小沙沟，我认为这就是路——是我回家的“路”，是我回到父母身边的“路”。我记得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了一座小山顶上，那里种的可能是秧子很长的红薯。红薯的秧子还绊倒了我，我扛的铁钩担向下滑了下去，我想这钩担是借人家的，丢了是要赔的，我非得再找回来不可。我头朝下，脚朝上向下摸去，摸有十几米我终于摸到了它，我特别高兴（我若一头栽下去，当时就完蛋），心想东西没丢。随即我就顺势下山了，什么沟，什么坎，什么树，什么石，什么棘，什么刺，我全然不知，光光的双脚被划了不少口子，可我也没感到疼，“奋斗”了大半夜我也没再感到饿。我下到了山底，好大一片树林，白天那是遮天蔽日，谁也不敢到这里来，透过月光（似乎有月亮）只见前方白茫茫一片（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条大河）。我也不知道我是怎样穿过树林，不知怎样“保护”着铁钩担过的树林的，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走过了树林，我更不知道我怎么又爬到了另一座小山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再也难以爬山了。也许正是这个时候我在这山顶上睡着了。

我做了一个梦：烈日炎炎，我随父亲和大哥到很远的“西岗顶”干活；傍晚时分，父亲让我随大哥一同回家，我当然高兴，他担着东西，我随后小跑，往回赶路。从田间到地头，从地头到小路，从小路到大路，大路边竖立着一座土地庙（这也是我过去经常来玩的地方），土地庙离家并不远，并且是一条大道可直通村庄。就这个时候，大哥放下东西，对我说，你就坐在这里不要动，我去前边给你逮蚂蚱去！我乖乖地坐下了，就坐在土地庙边上，耐心而又焦急地等着大哥返回带我回家……

再说家里。后来我听说：大家都知道农村的晚饭才真叫晚饭，不到一更天不会吃完刷完。当大人们一个个吃完饭放下碗筷的时

候，仍见锅台上我那一“木瓯”（小木碗）饭静静地躺在那里。大哥、二哥埋怨我在外贪玩不回来吃饭，并声言，饿死也不亏！父母亲则认为会回来的！左等右等，母亲也着急就在门口大声喊了起来“华——快回来喝汤（我们那里吃晚饭叫喝汤）！”再喊，仍没回音；母亲又到经常和我玩耍的小伙伴家找，仍不见我的踪影。这下可急坏了母亲，问父亲我去哪儿了，父亲讲，他随万五（五哥）一起回来的！急急去找万五，万五讲，他没跟我回来！一句话，如同五雷轰顶，母亲随即瘫坐在了地上……父亲扔下手中的旱烟袋，叫起大哥、二哥，左邻右舍，急奔“刘老庄”他们干活的地方寻找。但那里杳无人影，死一样的寂静。

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能去哪里？大家分析着，是不是被上下村的人们见到抱走了？是不是自己顺河玩耍被水冲走了，是不是被狼吃掉了（50年代初我们那里狼和狼群经常出没，不少村民的家畜都被它们叼走）……他们不敢多说，不敢多想，就分头到十里八乡的地方查问；父亲又派人回家把灯笼找来，又拿来了苇秆、高粱秆做火把（母亲一见，认为找到了我的尸体，就嚎啕大哭起来！姐姐们劝也劝不住，实际她们也在掉泪）。分工好了，有人到树林找，有人沿河去寻……这样也惊动了邻村的乡亲们，他们也不请自到，加入了寻找的队伍。

二更、三更……人们已经找得精疲力竭，但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大家奇怪、纳闷。几位老人又在分析：要说狼吃了，骨头还会有，铁钩担会在；要说被水冲走了，人们已沿河找了十来里，不会冲那么远；要说乡亲们抱走了，打听来打听去，各村都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亲又后悔又伤心，又疲劳又得感谢大家。那位抱我一同去工地玩耍的八伯，可成了“罪人”，不少知情的人都埋怨他不该让小孩子到那么远的地方，这不，出事了，人死了，怎么办？他含着泪说，太不应该了！他十分内疚，口口声声说对不住我们家。父亲反

而安慰他，这不能怪你，这是他命该如此！当然，五哥也逃不了受人们的责怪和埋怨！而他们都在拼命地寻找，活的，死的……

“算了吧，天也这么晚了，也找了这么多地方，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估计被水冲远了。累了大半夜了，乡亲们回去歇息，明天我们再沿河找找。谢谢各位乡亲们了！谢谢了！”父亲含泪向乡亲们致谢，告别。

“别忙，我再喊两声！”我的近门一位亲戚，平时叫他“赵四舅”地说。他用力喊了起来“华——！华——！”我家的四伯父也喊了两声！这几声惊醒了我。实际上，我就在他们站的小山顶上，他们实际就在我坐的小山脚下。我听到了。一声，我没敢回声，我怕狼听见来吃我！两声，我轻轻答应了一声！静！死一样的静，轻轻的响声他们都能听到；他们听到了，认为有回音，再叫，我大声回答了！他们几十人，蜂拥而上，火把灯笼一片通明，照亮了大路，照亮了山冈，照亮了我，也照亮了乡亲们……还是四伯抢先一步一把抱起了我……大家一阵感叹、惊奇，接着是一阵欢声笑语。

我是睡着了。我睡在通往回家的大道上，我睡在车辙里，我睡在“郭三坟”边（郭三，是一位很早以前赶驴贩——赶脚人，不知什么时候死在了这里，被草草埋了下来。）我被别人从四伯手中“夺”了过去，像篮球一样“传”了一阵，最后“落”在了我父亲的怀中。

“赶快回去报信，说找到了！”大哥二哥拼命往回跑去！

我睡着在父亲的肩上，大家有说有笑迎着晨曦返回村庄。

埋藏童年

没有崇山峻岭，有的只是山冈逶迤数百里；没有江河澎湃，有的只是小河绕山清水潺潺；没有古树参天，有的只是万木葱茏不见黄土白沙；没有良田沃野，有的只是梯田块块缠绕沟壑；没有伟人才子，有的只是质朴的农夫祖祖辈辈；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有的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

岁月流逝，带走了风花雪月，带走了一代代的身躯，带走了昨日的梦。而带不走的是历代的情，带不走的是“接力棒”，带不走的记忆，带不走的根。那山峦变矮了，那是风雨的侵蚀；那河水干涸了，那是环境的惩罚；那山秃了，那是错误的写照；那鸟飞了，那是朋友的警告……然而，那堂房正中的祖宗牌位，那沟沟梁梁的存在，那又新长出来的草，那花，那松柏，那泓清泉，那铁轮轧出的辙儿……又生活在了人间，和清新的空气一样，充满了大院，充满了山村，充满了心扉……

我常说，伏牛山八百里也好，八千里也罢，它总有尽头；南阳盆地三万平方公里不小，十万平方公里不大，然而它总有边缘。在尽头，在边缘，就有我的家——狼洞岗。

多么怕人的村名，多么俗套的村名，多么不平凡的村名，总给人一种疑惑，总给人一种感慨，总给人一种思念，总给人一种向往……

狼洞岗，顾名思义，她少不了“洞”，少不了“岗”。在任何一张

